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资助出版



——
【朝元仙仗图】新解

李明 著

仙道贵生 无量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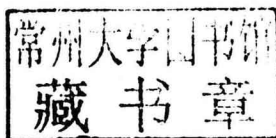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资助出版

仙道贵生 无量度人

——《朝元仙仗图》新解

李明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新红
整体设计 黄婷婷
责任校对 钱锦生
责任出版 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仙道贵生 无量度人 / 李明著. —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503-0738-4

I. ①仙… II. ①李… III. ①中国画—人物画—绘画
评论—中国—北宋 IV. ①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8600号

仙道贵生 无量度人 ——《朝元仙仗图》新解

李明著

出品人 曹增节

出版发行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http://www.caapress.com>

地址 中国·杭州南山路218号 邮政编码 310002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 杭州海洋电脑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6

字数 60千

图数 49幅

印数 0001-1000

ISBN 978-7-5503-0738-4

定价 42.00元

目 录

小引 1

游走在艺术与政治之间的武宗元 4

“道释门” 21

《朝元仙仗图》 41

仙道贵生 无量度人 59

“双胞胎” 77

尾声 91

提起《朝元仙仗图》，但凡熟悉中国古代书画的人都不会陌生，它是当代著名中国绘画鉴赏和收藏家、美籍华人王季迁（1907—2002）生前最重要的藏品之一。

王季迁在中国书画收藏界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出身于苏州望族，十四代曾祖王鏊（1450—1524）是明朝成化、弘治、正德年间的内阁首辅大臣，八世祖是乾隆、嘉庆年间的著名花鸟画家王武（1632—1690）。王季迁自幼也喜欢绘画，早年曾拜苏州顾麟士（1865—1930）为师，20年代又求学于吴湖帆（1894—1968），画虽未有大成，却在吴湖帆的启蒙下步入书画收藏之路，在上个世纪与庞元济（1864—1949）、张伯驹（1898—1982）、张大千（1899—1983）、吴湖帆、张葱玉（1914—1963）并称“字画收藏六大家”，1948年移居美国后，又广泛宣传中国书画，是将中国书画艺术介绍到世界的先驱之一。

一生与古董书画为友的王季迁虽拥有宋元明清历代名家的精品数百件，但他最为看重的却是这卷《朝元仙仗图》和1999年在纽约佳士得中国古代书画拍卖会上以143.25万美元代价拍得的郭熙（约1000—约1800）《秋山行旅图》，并称之为“二

宝”，也就是国宝级的文物。与拍卖购得的《秋山行旅图》相比，王季迁获得《朝元仙仗图》的经历更为传奇。20世纪50年代，《朝元仙仗图》尚在犹太古董商人Walter Hochstadter（侯时塔）手中，侯时塔将这卷画加上倪瓒（1301—1374）《虞山林壑图》和王季迁所藏的六幅画交换（三幅元画、三幅明画）。过了一段时间，侯时塔觉得吃了亏，就要打官司，说王季迁给的画有些是假的。王季迁说没钱请律师，就自己上堂，结果，赢了官司。¹如果说，《秋山行旅图》是凭143.25万美元这一当时中国古代书画拍卖的最高价而在王季迁富可敌国的收藏中获得了特殊的地位，那么，《朝元仙仗图》又是凭什么与之并驾齐驱？



武宗元《朝元仙仗图》（局部） 王季迁藏

从艺术角度上看，作者对人物造型颇具匠心，帝君庄严、神将威武，而金童玉女却天真无邪，有的秀润淑静，有的稳重沉思，有的慈祥娇丽，有的恬淡自然。乐师和玉女的头饰和发髻，描绘细致，变化多端，头戴凤钗，上着簪花，云鬟挽起，各极其态，极富神韵。

首先，在于《朝元仙仗图》中所描绘的内容，在58厘米高，777.5厘米长的画面上，八十七位神仙组成的队列正在缓步前行，地位最高的是东华和南极两位天帝君，他们头上有显示身份的圆光，其次是手执羽扇，气度不凡的扶桑大帝，另外还有真人、仙伯、仙侯、大神、神王、金童、玉女、力士、金刚、甲卒等，名目繁多。其中，六十五位神仙上方都有个小方框，里面的榜题书写着他们的神名。队列最前面是身穿铠甲、怒目圆睁的护法天将，其中一人还口喷仙火用以驱邪。行进在护法天将后面的是一群手持各种仪仗、器物的金童玉女和他们簇拥着的东华天帝君。紧随着的是八人一组，正在演奏仙乐的仙乐龟兹部，其中两人拨琵琶，一人击昙鼓，一人击拍板，

其余四人分别吹笙、笛、排箫和苹篪。仙乐龟兹部后面又是以南极天帝君为中心的一群的金童玉女，其后是扶桑大帝和其他仙侯，画卷的最后是三位（实是四位，一位已残缺）的护法天将。整个队列浩浩荡荡地行进在一座长桥之上，两侧栏杆弯弯曲曲，桥下开满莲花，莲花间祥云缭绕，天上是瑞气升腾。如此庞大的画面规模，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至少从元代以来，《朝元仙仗图》就被归在北宋画家武宗元（？—1050）的名下，甚至被认为是留存下来的唯一作品。这不，卷首就是罗振玉（1866—1940）在丁卯（1927）仲秋塘沽寓所用大篆所署的“赵文敏公审定宣和御府著录北宋武宗元笔《朝元仙仗图》真迹”。那么，武宗元究竟是何许人也？



《朝元仙仗图》卷首

注释

1. 参见〔美〕杨凯琳编著《王季迁读画笔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第331页。

第一章

游走在艺术与政治之间的武宗元

尽管在关于北宋绘画最重要的三本著作——《圣朝名画评》、《图画见闻志》和《宣和画谱》中都有武宗元的记载，却并没有提及他的生年，只有去世的时间——“寿终于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黄苗子（1913—2012）按“寿终”推算，享年如在六七十岁，则当生于太宗初年（约976—989）年间。¹

关于武宗元的生平，刘道醇在《圣朝名画评》中记载甚详：

武宗元，字总之，河南白波人。世业儒，为乡里所重。父道与丞相文惠公随为布衣交，将宗元诣之。时方成童，大被称赏。文惠妻以外孙，用其荫得太庙斋郎。²

武宗元的父亲武道，是读书人，与真宗、仁宗时的大臣，位至宰相的王随（约975—1033）有“布衣之交”。一天，在拜访王随时带上了年幼的武宗元，谁知初次见面，王随就把外孙女（《宣和画谱》作外甥女）许配给他。之所以如此，武宗元外貌大约英俊潇洒，对答也一定聪敏机灵。婚后，因王随的关系，朝廷按照惯例封武宗元为“太庙斋郎”，主要负责在皇帝祭祀太庙时执掌俎豆和洒扫等事。“太庙斋郎”本身并无品秩，但却是为朝官子弟荫补起家之官，也就是获得了不通过科举而做官的“出身”，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

妻子爷爷的帮助使武宗元跨出了人生关键的一步，由布

衣变为了官员。做官，讲究武要能安邦，文要能定国，但据《宣和画谱》记载：“而宗元特喜丹青之学，尤长于道释。”³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古训，所以，绘画只算是小道。当然，统治阶层中也有喜爱绘画者，郭若虚在书写这段画史时就把武宗元和燕恭肃王、嘉王、李后主、燕肃、刘永年、郭忠恕、王士元、宋道、宋逋、文同、郭元方、董源等十三人归为一类，称之为“王公士大夫依仁游艺臻乎极至者”，⁴ 但这些“王公士大夫”从事绘画主要是将其作为仕宦生活的补充，在游戏笔墨中涵养性情，画科则多为花鸟和山水。譬如，文同（1018—1079）就擅长墨竹，武宗元却是“长于道释”。早在南齐，谢赫就指出绘画具有教化功能：“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⁵ 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815—907）亦认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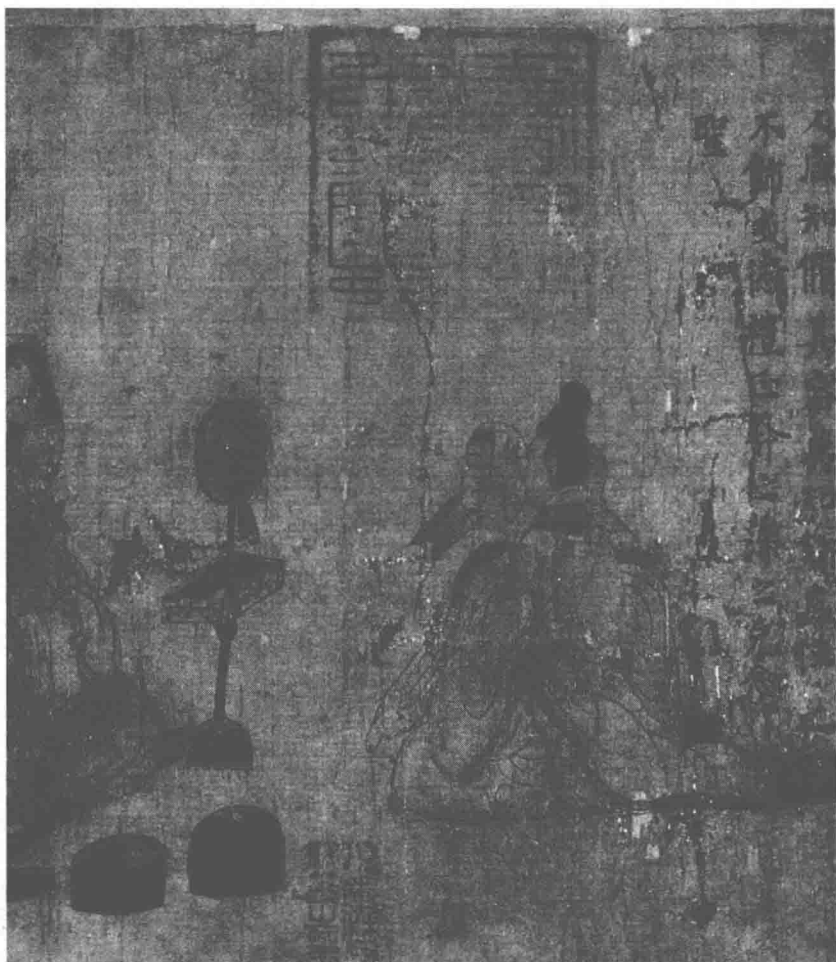
文同《墨竹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曾受命守湖州，故人称“文湖州”。文同擅画墨竹，知名一时。《宣和画谱》记载：“凡于翰墨之间，托物寓兴，则见于水墨之戏。”此图描写一枝迂曲之竹，枝节茂密，偃卧潇洒，恍若临风可动。

要论“成教化，助人伦”，人物画自然最为方便，东晋顾恺之（348—409）《女史箴图》就都是明证。“道释”虽属于人物画，却并非《女史箴图》那般描绘古圣先贤，而是宗教题材。从历史记载来看，除了为数不多的卷轴画，武宗元主要为开封、洛阳、许昌和嵩山等地的寺观绘制壁画。见于画史的有：北邙山老君庙壁、玉清昭应宫壁画、中岳天封观、洛中南宫、三圣宫东壁《十太一》、河南广福院回廊壁、许昌龙兴寺北廊《帝释梵王》和藏经院《旃檀佛像》、嵩岳庙壁《出队》等，似乎与“成教化，助人伦”关系不大，但奇怪的是，武宗元却在后来升迁至虞曹员外郎（正七品），这也是后世称他为“武虞曹”或“虞部”的原因，那么，“道释”绘画能为他的仕途带来怎样的帮助？

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唐摹本）大英博物馆藏

《女史箴图》取材西晋张华的《女史箴》，张华早于顾恺之约五十年，是一个政治家兼诗人。为讽谏晋惠帝之妻贾后的酷虐淫乱，写下了这一名篇。全文共十二节，或为抽象说教，或以历史故事为例阐扬封建宫廷妇女所应恪守的道德规范。《女史箴图》则以《女史箴》中的一节为一段（应有十二段，现存九段），每段均书写箴言一段，并绘一图，以可视形象解释发挥箴文的抽象说教。



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武宗元）尝于洛都上清宫画三十六天帝，其间赤明阳和天帝，潜写太宗御容，以赵氏火德王天下故也。真宗祀汾阴，还经洛都，幸上清，历览绘壁，忽睹圣容，惊曰：“此真先帝也。”遽命设几案，焚香再拜，且叹其画笔之神，伫立久之。⁷

武宗元被派往西京洛阳皇家道观上清宫绘制“三十六天帝”壁画，暗自将其中“赤明阳和天帝”的头像换成了太宗的形象，不久，真宗临幸上清宫，历览绘壁，立即认出是太宗真容，于是设几案焚香再拜，感叹其画笔之神，久久不愿离去。

“三十六天帝”是道教的重要神祇，上清宫壁画没有保留下来，只有通过元代永乐宫三清殿中的《朝元图》壁画来推想其宏大场面了。



马君祥等《朝元图》（局部） 山西永济永乐宫

永乐宫原在山西省永济县永乐镇，相传为道教祖师之一吕洞宾的故宅，因黄河水利工程改迁到芮城县。永乐宫中的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四处均绘有壁画，《朝元图》在三清殿内，有泰定二年河南马君祥父子的题名，画面上共有人物二百九十余个。

这个故事为我们观察宋代的“道释”绘画提供了线索。无独有偶,《图画见闻志》还记载了另一个故事:

景祐中,有画僧曾于市中见旧功德一幅,看之乃是《慈氏菩萨像》。左边一人执手炉,裹幙头,衣中央服,右边一妇人捧花盘,顶翠凤宝冠,衣珠络泥金广袖。画僧默识其立意非俗而画法精高,遂以半千售之,乃重加装背,持献入内闾都知。闾一见且惊曰:“执香炉者实章圣御像也,捧花盘者章宪明肃皇太后真容也。此功德乃高文进所画,旧是章宪阁中别置小佛堂供养,每日凌晨焚香恭拜。章宪归天,不意流落一至于此。”言讫于悒,乃以束缣偿之,复增华其标轴。即日进于澄神殿,仁庙对之,瞻慕戚容,移刻方罢,命藏之御府,以白金二百星赐答之。⁸

高文进款的《弥勒菩萨像》版画 日本清凉寺藏

画面上部两边分别刻有“待诏高文进画”和“越州僧知礼雕”的榜题,高文进为宋真宗帝后所绘的《慈氏菩萨像》,在构图上应该和这幅《弥勒菩萨像》相似,只不过把菩萨宝座两边的一对天女换成宋真宗和刘皇后的肖像。



仁宗景祐年间,一位画僧在汴梁集市上发现了一幅佛画《慈氏菩萨像》,左边男子身穿帝王服,右边女子头戴凤冠,画法精湛且有深意。画僧以五百钱买下此画,装裱一新,献给内府一位姓闾的宦官。闾宦官认识此画,画中身穿帝王服的男子和头戴凤冠的女子就是真宗和刘皇后,这幅画是高文进所绘,多年前供养在刘皇后寝宫的佛堂之中,后来流落民间。虽然高文进的这幅作品现在已经无法见到,但却有一幅高文进款的《弥勒菩萨像》版画流传了下来,或许可以从中想象《慈氏菩萨像》的大略面貌。

将帝王等同于佛道神祇，当然不是宋代才有，“皇帝即现在佛”的观念在公元6世纪的南北朝就已经出现，反映了世俗皇权与宗教权力的统一。唐代女皇武则天（624—705）宣称自己是弥勒下凡，据说洛阳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就是依据她的容貌雕刻而成。对此，北宋的统治者也有清醒的认识，宋真宗指出：“道释二门，有助世教。”⁹ 故《宣和画谱》的编撰者把“道释”列为各画科之首：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也者，虽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然特游之而已。画亦艺也，进乎妙，则不知艺之为道，道之为艺。此梓庆之削鐻，轮扁之斫轮，昔人亦有所取焉。于是画道释像与夫儒冠之风仪，使人瞻之仰之，其有造形而悟者，岂曰小补之哉？¹⁰



卢舍那大佛 洛阳龙门奉先寺

可见，宗教的背后其实是世俗政治，故武宗元以“道释”绘画获取功名也就顺理成章了。但奇怪的是，宋代开国皇帝并不是太宗赵光义（939—997），而是太祖赵匡胤（927—976），如果说根据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彰显赵氏因为火德而得天下的合法性，武宗元应该把“赤明阳和天帝”的头像换成了太祖的形象才对。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个类似的故事：

牟谷，字子冲，不知何处人。美风表，深晓相术，故于丹青中尤长写貌。太宗龙潜时，牟往事之。暨登位，得图画院祗候。端拱中诏随专使往交趾，密令遍写安南王黎桓并臣佐真像。以瘴海飘泊，近十馀年始还京师，值太宗已弃万国。章圣即位，亦优劳之。谷居阖闾门中，会上幸建隆观，以所画先帝御容张于户外。上见之果回目悚然曰：“大行皇帝也。”敕中使收之，执谷诣行在，问其故。对曰：“臣事先帝，待罪于图画院，使于异域，淹留岁月，还朝虽在先帝晏驾。伏惟陛下孝思训俗，臣所以追写者，广陛下罔极之心。先帝圣容，臣乞传貌。虽闻已敕沙门元霭为之，元霭之技能侧面。臣窃以南向恭已，圣人所以尊也，臣攻写正面者。”上许之，工毕加赐。¹¹

这位名叫牟谷的画家擅长肖像，由于其肖像画的技艺而在太宗朝入选画院，奉命随团出使交趾（今越南），返回时，太宗刚去世，真宗继位，为了获得新皇帝的认可，牟谷想了个办法。一天，得知真宗将巡幸建隆观，牟谷把自己画的太宗像张挂在门外，真宗见到太宗的画像非常惊讶，把牟谷捕来细问，牟谷才见到真宗，并请求奉旨追摹太宗画像。

主角同样是太宗和真宗，两则故事似乎都是在强调：较之宋代开国皇帝太祖，太宗对于真宗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要论血缘关系，太宗与真宗是父子，而太祖与真宗却是叔侄，为什么会“兄终弟及”，就不得不提及北宋历史上的一个疑案——“烛影斧声”。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逼迫年幼的恭帝柴宗训（953—973）禅位，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公元976年，年仅五十岁的赵匡胤突然撒手归西。正史中没有关于他死亡原因的记载。神宗时，一位“交游尽馆殿名士”，常出入贵官显宦之家，了解很多内幕和传闻的和尚文莹在《续湘山野录》中记载：

太祖潜耀日，常与一道士游于关河，无定姓名，自曰混



佚名《宋太宗立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沌，或又曰真无。每有乏则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剧饮烂醉，生善歌步虚为戏，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间作清微之声，时或一二句，随天风飘下，惟太祖闻之，曰：“金猴虎头四，真龙得真位。”至醒诘之，则曰：“醉梦语，岂足凭邪？”至膺图受禅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极不再见，下诏草泽徧访之，或见於辘轳道中，或嵩、洛间。后十六载，乃开宝乙亥岁也，上已袞褕，驾幸西沼，生醉坐于岸木阴下，笑揖太祖曰：“别来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后掖，恐其遁，急回辔与见之，一如平时，抵掌浩饮。上谓生曰：“我久欲见汝决克一事，无他，我寿还得几多在？”生曰：“但今年十月廿日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后苑。苑吏或纪见宿于木末鸟巢中，止数日不见。帝切切记其语。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阁四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



佚名《宋太祖坐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官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截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枢前即位。遽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¹²

赵匡胤还没有发达时，曾和一位道士交往甚密。有一次，道士喝得酩酊大醉，预言赵匡胤要做皇帝。后来这个预言果然实现了。公元976年，赵匡胤在上巳节活动中又碰到这位道士，就立即把他请到宫中开怀畅饮。赵匡胤对道士说：“我一直都想见你，问问我还有多长的阳寿？”道士说：“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晚，如天空晴朗，你的寿命还有十二年，如天气不好，那你马上要采取措施。”到了十月二十日晚上，赵匡胤登楼观察，发现天气晴朗，非常高兴。但不一会，天气突变，大雪骤至，急召弟弟赵光义进宫。兄弟两人对坐饮酒，太监宫女全部退下。从远处眺望，隐约见到烛光下赵光义有时避席，做推辞状。一直喝到三更，外面的雪已有好几寸了。两人来到殿外，赵匡胤一边用柱斧戳雪，一边对弟弟说：“好做，好做。”然后就回去睡觉了，不时鼾声如雷。当晚赵光义就留宿宫中，天将五更，突然听不到赵匡胤的鼾声，一看，已经死了。于是，赵光义接受遗诏，在赵匡胤的灵柩前继位。

这是关于“烛影斧声”的最早文献。司马光（1019—1086）在《涑水纪闻》中的记载又有所不同：

君倚曰：太祖初宴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使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先坐于府门，问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门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此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隆异之，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以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趣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遂与王雪中步行至官门，呼而入。继隆使王且止其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隆当先入言邪？”德玄曰：“须便应待直前，何待之有？”遂与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问曰：“德芳来邪？”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德玄后为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¹³